

# 顶住“不抵抗”命令，打响抗战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爆发 86 周年之际，致敬不屈的抗战先烈



▲这是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展出的军刀(8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思琪摄

## 见证那段惨绝人寰历史的七三一部队军刀

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展柜内，一把透着凛冽寒光的军刀静静地陈列着，它见证了当年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

两年前，七三一部队原队员大川福松坐在轮椅上，双手捧着一把血迹斑斑的军刀交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手里。

这不是一把普通的日本军刀。70多年前，因为在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体解剖的突出表现，日本细菌战元凶、七三一部队队长石井四郎将自己的佩刀作为嘉奖，赠送给大川福松。

“我先后见了大川福松好几次，用了十年时间。”2008年，金成民去日本向七三一部队原队员取证，反复交流后，大川福松终于在餐桌上打开了话匣子：“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我知道你们想了解七三一的事。”就这样，他把当年被石井四郎要求“带进坟墓的秘密”，讲给了一个中国人。

1941年8月，正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细菌学的大川福松被召集进入日本陆军，随后调入七三一部队担任军医。这是一支打着“防疫给水”之名，实则从事活体解剖、细菌战的恶魔部队。

入伍时，大川福松尚不知这支部队是干什么的，到达七三一部队后也曾一度拒绝执行人体解剖命令。“开始的时候不做不给饭吃，因为这是命令，渐渐地人就变了。从一天做一个，到后来一天做五个，不这样就完不成任务。”

“在哭泣不止的孩子面前解剖慰安妇的尸体，把人放在冰天雪地里冻伤，再拿到实验室做实验，在七三一部队解剖的马路大已经数不清了，几乎全部时间都在解剖室工作……”

“马路大”是被实验材料的意思，日语翻译过来就是“剥了皮的木头”。被军国主义毒害的大川福松逐渐变得麻木，在他的刀下，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都成了“马路大”。在七三一部队，至少3000人体实验受害者惨遭屠戮。

后来，金成民与大川福松交往增多，多次到大川福松家中取证。在一次交谈中，大川福松说，他还有一把军刀，曾经是石井四郎的佩刀，由石井四郎赠予。

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文物征集线索。但金成民只被允许远远地看了一下这把军刀，并且不允许拍照。

随后的两次见面中，金成民争取到了对这把军刀拍照摄像的权限。2015年冬，金成民再次赴日开展取证。在日本友人前期沟通下，大川福松决定把这把军刀赠予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作为历史见证，并与金成民签署了《收据兼誓约书》。(记者邹大鹏、王建、杨思琪)  
据新华社哈尔滨9月18日电

## 雅致的陶瓷浪漫的气球 七三一部队曾当杀人武器

新华社哈尔滨9月18日电(记者杨思琪、王建)想起陶瓷，人们常联想到优雅精致；谈及热气球，更是浪漫温馨的象征。而在70多年前，这些常用来观赏、使用的器物，却被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用来制作细菌炸弹，成为凶残残暴与泯灭人性的代名词。

在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一个个陶瓷炸弹犹如等待受罚的罪犯静默站立，旁边一支高约3米、直径约2米的白色热气球被固定在低地板上，早已失去了飘扬的能力——它们都曾是侵华期间日军用来施放细菌制剂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据馆内工作人员介绍，细菌制剂是指用来杀伤人员、牲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病性微生物及其毒素。作为实施细菌战的大本营，从1937年到1942年，七三一部队生产陶瓷细菌炸弹产量约2000枚，鼠疫跳蚤每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培育出45公斤。为什么用陶瓷制炸弹？金属制的炮弹在爆裂时需用大量火药，很高的热度会使细菌死亡。薄且轻质的陶瓷，盛放炭疽菌、气性坏疽菌、破伤风菌和带鼠疫菌跳蚤等，仅需用导爆索或很少量的炸药就可以引爆，内装的细菌溶液就会飘散到空气里，因此陶瓷成为炸弹的首选。

这些陶瓷炸弹被命名为“石井陶弹”。“石井”，正是七三一部队的头目、细菌战的元凶石井四郎，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他一手策划并实施了“以低成本武器获取胜利”的细菌战。

据统计，每架飞机可携带数十个土陶细菌弹，每个装有5000只鼠疫跳蚤。经过实验，在爆炸点下吃草的牲畜，仅在1到2个小时内，马死亡70%，羊死亡90%。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将细菌扩散，二战后期，日本还曾制作很多气球炸弹。与七三一部队关系密切的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曾进行装载在气球上的“鼠疫跳蚤”研究，其中一名队员石田甚太郎曾证实，气球炸弹实际上不是“炸弹”，而是一种作为传播细菌武器的手段而开发出来的气球。

除了陶瓷和气球，七三一部队制作细菌武器的材料包括传单、糖果、棉絮、粮食、自来水笔和手杖式喷射器等。在染上细菌之后，通过派遣特务、别动队等到对方地区进行布撒，以达到破坏、骚扰的目的。

利用这些细菌武器，七三一部队及其他细菌战部队曾在内蒙古、吉林、山东、江西、江苏、浙江、湖南、云南等地实施了大规模细菌战，溃散不愈的伤口、残缺不全的肢体……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感染者饱受痛苦折磨，在臭气熏天和疼痛如割中备受煎熬。

“在日本投降前夕，七三一部队被迫将其他细菌武器和细菌战剂销毁，否则这么大量的细菌战剂一旦实施，足以毁灭人类几次。”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认为，这些罪证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和野心，警示当代人思考科学与战争、医学与伦理，不忘历史，珍爱和平。

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吴振海的父亲吴文全曾是抗联战士，父亲教他学唱这支歌，“让我把抗联精神传下去！”山谷间歌声回荡。穿过这昂扬的军歌，仿佛又回到那炮火连天的抗联岁月，看到那些英雄的面庞。

### 炽烈的烽火

9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国歌法。这首诞生于抗日烽火、取材于东北抗战的《义勇军进行曲》，自此有了专门法律的保护。

88岁的抗战老兵王臣远听到这个消息，不顾年迈多病，坚持穿上挂满奖章的军服，吟唱起这首战歌。老人拉着记者的手说：要告诉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1931年9月18日。这是刻在中华民族心口上的一道疤痕。当晚，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炮轰东北军北大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占领沈阳，很快东北三省沦陷。

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即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呼吁社会各界民众以武装手段驱逐日本侵略者，并相继派出一大批党员骨干深入东北，领导民众武装抗日。

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事变当夜东北军620团团团长王铁汉顶住“不抵抗”命令，下令开枪还击，打响了抗战第一枪。随后，东北军旧部和爱国民众自发组成义勇军，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

从那时起，多少东北儿女，毁家纾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田汉、聂耳受此感染，联袂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迅即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最著名的抗战救亡歌曲。

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毅然担负起东北抗战的领导重任，迅速组织抗日游击队，整合各路义勇军，进而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

抗战胜利前夕，王臣远曾作为一个“小鬼”，参与东北抗联对日作战的千山一战。提起当年用过的一杆枪，老人念念不忘，眼神里露出光彩，这一瞬间，仿佛当年那个杀敌报国的少年又回来了。

### 不屈的脊梁

在吉林省通化市浑江东岸的山冈上，长眠着东北抗联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杨靖宇的英灵。92岁的老红军徐振明是他的守陵人。

“扫墓、栽花、种树、什么都干。”退休前，徐振明把儿子徐永军叫到跟前，一定要当年只有18岁的儿子“承接父业”，继续守护陵园。如今，徐永军已在此工作37个春

秋。

杨靖宇是万千抗联将士的杰出代表。1932年，杨靖宇受党中央指派来到东北组织抗日联军，历任抗联总指挥、政委等职，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孤身一人与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

“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在赵尚志的故乡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的尚志乡，提起他的英雄事迹，乡亲们感到无比自豪：“他是我们的英雄，乡亲们感到无比自豪：‘他是我们这个村子的荣耀。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今天，当赵尚志的侄女赵淑红吟诵赵尚志当年写下的《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里的词句时，仍感到豪情冲天。

赵淑红在赵尚志纪念馆做讲解员近20年。女儿刚刚懂事时，就学着她的样子在小朋友面前念叨：“赵尚志出生于辽宁朝阳，是著名的抗日将领……”

“从1936年统一建制起到抗战胜利，东北抗联牺牲军级以上将领33人。”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洁说，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战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

### 永恒的精神

12岁那年，李敏加入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先后当过战士、炊事员。在日军封锁之下，抗联战士的生存环境异常艰苦。“战士们只有前线，没有后方。”李敏说，“嗷，饿死冻死的太多了！我们这些能活下来的，是幸运的极少数人。”

老人的家里，挂满了抗联各支队的、主要将士的事迹宣传画，几间不大的房间俨然是一个小型抗联博物馆。李敏还踏遍老林深山，寻访昔日战友牺牲地，尽可能为他们立碑。“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很多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如果不给他们立碑，谁也不知道几十年前还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民族解放甘洒热血。”

在辽宁省本溪县的东北抗联史诗陈列馆里，珍藏着抗联的大量历史资料和留下来的实物。研究部主任周浩说，每年这里接待近30万观众，人们吃抗联煎饼、重走抗联路，体会当年的艰辛。

读史明智，鉴往知来。从东北抗联身上，人们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大义和责任担当，一颗为国为民的初心。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抗联精神将激励着各族人民，汇聚起众志成城磅礴力量，向着美好未来继续前进！

(记者徐扬、孙仁斌、赵洪南)  
新华社沈阳9月18日电



▲9月18日拍摄的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现场。当日是“九一八”事变86周年纪念日。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金秋9月，辽东枫林初染红。67岁的吴振海来到村头的桓仁县抗联烈士陵园，坐在台阶上，一字一顿唱起来：“我们是

东北抗日联军，创造出联合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



### 勿忘国耻

▲9月18日，河北省河间市第二中学学生在冀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献花。

当日是“九一八”事变86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提醒人们勿忘国耻。

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摄

## 日本有识之士呼吁反思加害历史

新华社东京9月18日电(记者王可佳、邓敏)日本市民团体18日在东京举行反战集会，在“九一八”事变86周年纪念之际，呼吁政府正视曾经的加害责任和侵略历史，防止战争悲剧再度重演。

当日，有数十名集会者来到日本国会正门，手举“让9·18不再重演”“不要再重复相同的错误”等标语进行抗议。活动主办方“日中战争80年市民论坛”成员植村青儿表示，日本人所记得的都是与美军交战的时间节

点，比如8月6日的广岛核爆、8月9日的长崎核爆等。而“七·七卢沟桥事变”“九一八”事变等却不被铭记。日本人不记得这些日子的同时也忘记了日本曾犯下何种侵略行径，对他人造成了何种伤害，而这正是不能被原谅的。

植村青儿还认为，首相安倍晋三在战败70周年之际的谈话中虽提到了“侵略”字眼，但却是一副谈及已经过去之事的口吻。“由此可见，日本是一个可能再次重复过去错误的

国家。安倍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正在重演错误的人。”

从神奈川县前来参加集会的髙梨(音)告诉记者，自己在神奈川一直在进行市民运动，呼吁不要忘记“九一八”这一天。“我们日本人现在并没有完全对加害历史负责，这也是令这个国家的政治产生失控的根源。安倍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历史，特别是加害的历史。”

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在中国东

北制造借口发起战争。这一天也被称作“九一八”事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端。

2015年8月，安倍发表谈话，仅以回顾历届内阁历史认识立场的方式间接提及“反省”“道歉”，并宣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应该背负“谢罪的宿命”。这份回避直接道歉、态度暧昧的战后70周年谈话被视为是较“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等的历史倒退，一发表便遭到日本社会各界强烈批判。